

漂 浮

董 坚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漂 浮

董 坚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 浮 / 董坚 著

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7,5

ISBN978-7-5059-3567-4

I. 漂 … II. 董 …

III. 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2542 号

漂 浮

作 者： 董 坚

出 版：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发 行：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
地 址：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
印 刷： 北京文利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版 次： 2007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 200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： 850×1168 毫米 / 32 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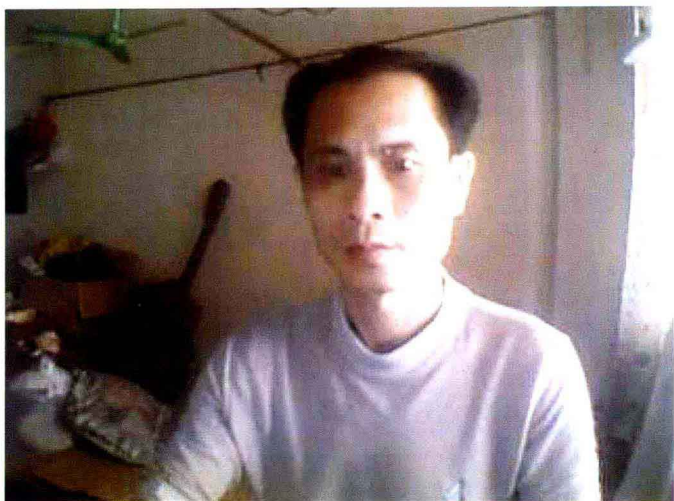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： 5.5

字 数： 110 千字

书 号： ISBN978-7-5059-3567-4

定 价： 1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：董坚，现居广东省廉江市。师院中文系毕业；系广东文学院第二期（1991）作家班班长，记者职称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《海出血》、《冰美人》，中篇集《红土部落》、《红土家族》等，系10集电视连续剧《湛江有个风流镇》（获广东省首届五个一工程大奖）编剧之一；《神枪手》获93`广州文艺朝花奖、《追粮》获99`广东文学擂台赛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目 录

漂 浮	001
我的美女上司 Amy.....	048
死角	060
红紫荆	069
搁浅在深圳的“梦之船”	076
总有一些上天也弄不懂的问题	084
没有爱的城市	093
独身女人、奔驰、狗	104
逃往堪培拉	113
出租情人	120
青 橄 榄	131
蝴蝶是自由的	139
青苹果	146
红袖添香的晚上	152
飘 红	161
裸 奔	168

漂 浮

我原先并不知道她有裸睡的习惯，也不知道她叫苏媚，更弄不懂她怎么会睡到我的床上来？这一年，深圳的夏天特别的热。才过立夏，男的就要穿背心短裤，女的就要穿露脐装超短裙的了。这个因为纬度和改革开放而充满希望和性感的都市，每天，都会有一些稀里糊涂的事儿发生着。

那天很热，空气中像有火星子。热得我的脾气都特别的柴，因为又被一个老板炒了鱿鱼，又失业了。中午，在深南中路的“红牛吧”，一口气喝了三瓶红牛。没钱付款，就跟一个跑堂的打了起来。那跑堂的是一个虎背熊腰的青年，操一口四川话。他刮了我一巴掌，我捶了他当胸一拳，然后我们就撕打在一块，都脸青鼻肿的。后来，一个漂亮的小姐让老板别报警，而且走了过来，替我付了所有的钱，包括砸烂台凳的钱，我才没有进拘留所。我记住得那个小姐的模样，她右眼角下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。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所以我就十分颓唐的，回到了深圳龙岗区北结合部，那套两房一厅的出租屋里，就见到了在我的卧室床上，盖着床单躺着一个人。起先，我还以为是包租婆的儿子，就把被子一掀，愠愠说：“喂，靓仔，你躺在我的床上干嘛？咦……”

漂 浮

就看见了赤条条的苏媚。

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赤裸的青春美丽胴体和优美的曲线，哇噻！

她大概听到了响声，很不耐烦地打着呵欠坐起来，揉揉眼睛恹恹的看到了我，立马恼怒地刮了我一巴掌：“流氓！卑鄙！”然后抓过床单，裹着水嫩嫩的身子，站在我的面前，用一种愤怒的被侵犯了的敌对目光，像一只母熊般，跳脚，汹汹的瞪着我骂：“你，神经病！”

我摸着火辣辣的脸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天，明明是她神经病，她鸠占了我的雀巢，还说我是流氓，打了我一巴掌，还骂我卑鄙！就是佛都应该有火的了！我横眉怒目的嚎道：

“喂，小姐，我拜托你要搞清楚：这是我的房间、我的床、还有我的这条床单！你，才是神经病！”

听了我的这一嚎，她好象才清醒过来，很不自然的笑了笑，但很快，就恢复了一种发烂渣女子才有的人性恶，用右手的纤纤食指，不断地戳着我的胸口，恶恶的说：“你嚎什么嚎？这个世界你们男人大晒啊？男人就可以随便的欺负女人啊？哼，现在全世界的男人，除了小兵张嘎之外，统统都不是个好东西！凶恶、淫贱、卑鄙、无耻、下流、神经病！……”

我的天，自闯荡江湖以来，还没有见过这等恶人先告状的女子，更没领教过如此颠倒是非的言语，真的是哭笑不得，兼且胸口被戳痛了，我忿忿不平地说：“喂，小姐，请你尊重一下全世界的男人，也尊重一下你自己！我凶谁的恶啦？淫谁的贱啦？卑谁的鄙啦？无谁的耻啦？下谁的流啦？

这可是我的房间啊！神经病！”

“啊？我神经病？”想不到她依然母夜叉般嚣张，美丽可爱的樱桃小嘴喷着火星子，“是你的房间就了不起啊？你的房间我就不能进啊？你的床我就不能睡啊？你的床单我就能不能裹啊？告诉你：本小姐中意怎么样就怎么样！神经病！”

看看，这样子大声夹恶，真是拿她没办法。恐怕她真的是有神经病了。我火得莫名其妙，说：“喂，小姐，好了啊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还真的没有见过，像你这样发烂渣的女子！神经病！”

“没见过吗？”想不到这美人竟然得寸进尺，张牙舞爪，步步进逼，“你没有听说过，发烂渣是女人的专利、发穷恶是女人的权利、骂街骂娘是女人的犀利、嚣张八卦是女人的胜利、颠倒是非浑肴黑白是女人的暴利的吗？！神经病！”

我已经气得神经病一般直发抖，无言以对，只能愤怒的瞪着她。好象真的得了神经病一般，眼前忽然是一个美女、忽然又是一个野兽的恍惚着。正激气呢，她又器器的呵斥我道：“看什么看，呸，没看过美女啊？我警告你，我喜欢裸睡，你可别到我的房间里来，否则哼哼……神经病！”看看我再没有反驳她的意思，就兴趣未尽的裹着我的那张床单，从我的卧房里出去，又扎进了我租的另一间工作室，还野蛮地砰一声把门关死！这还有道理吗？

这个小套间，是我在十天前才租下的，其中一间还装了空调。由于四出找工作，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享用过一下呢，怎么的就让人鸠占雀巢了？包租婆搞的什么鬼？

漂 浮

我正火呢，包租婆阿金娣，大概听到了吵骂声进来了，一见我就点头哈腰说：“董生（这年头大概时间就是金钱，称呼时连先生的先字都省去了，特区就是特别），请原谅，没征求你的意见，就把另一间房租给了她。”

“靓女金，”这年头稀里糊涂的事儿多着，连八十岁的阿婆都希望人家叫她靓女，没办法，潮流兴，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。我火火的责问：“你怎么的就成了八国联军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，就在我的领土上随便圈地划租界？你不怕我这个义和团精武会的首领啊？神经病！”

包租婆一副菩萨心肠，陪着笑脸解释说：“没办法啊董生，她是四川来打工的，搞美术的大学生，叫苏媚。都好几天了，还租不着房子住，睡了七八夜的立交桥底的啦，唉，蛮可怜的……”

我说：“靓女金，这可又关我什么事？我还睡过一个月的坟场呢！”

她说：“董生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原先苏媚她就是这里的租客啊，都住了快一年了，不知怎搞的，十天前她才从这里搬走；也不知道怎搞的，一直没有租到新的房子，就又回过头来找我。我就只好……唉，如此的啦。”

事情都让包租婆弄到了这个没法转弯的份头上，我真是气得哮喘！

“如今搵钱艰难呢……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董生，退一步天高地厚，让一份海阔天空，你俩就凑合凑合着租住吧……啊？”包租婆哆哆唆唆，看我似没有反应，又补充说：“她钻

上你的床上睡觉，可能是一时贪图你的卧房有冷气吧，你的门也没有关好，我会提醒她的啦……这样也罢，你每天都有美女伴陪，又每个月可省下 500 百块的屋租。唉，如今搵钱都艰难的呢……”

我气得没差点要一口把包租婆给嚼了：

“你，神经病！……”

我大学毕业后，就一直流徙在珠三角一带打工，披头跣足碰碰磕磕了几年，不但依然没有掘到第一桶金，而且大二就相好了的女友心仪，再也不愿意跟着我受苦。在蝉城佛山，在去年冬天的某一日，天气十分的冻，心仪忽然神经病似的对我哭泣说：“董，我要跟一个叔公去香港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”

我见过那“叔公”，老得怕要像得了神经病，而且是有进行过电疗后遗症的那种颤抖。我知道，他将要成为心仪的丈夫了。无可奈何花落去。我神经病的想：事情，竟然没办法改变，那么，就将她当成礼物，比如发霉的朱古力啦、过期的威化饼啦、换代的沙发啦什么的，随便送人了吧。

心仪走后，我就哭，那一天都下雨，纷纷扬扬。哭完了，我就匆匆逃离了十分寒冷的佛山，最后落脚在深圳，企图换个环境，尽快忘掉心仪，忘掉不愉快的过去。我拼命的工作，拚命的进行资本原始积累。因为我没钱，心仪就成了人家的妻子。这是血的教训和代价，蛮惨痛的，它让我像得了神经病一样，对所有的女子都怀有原始的本能的来自骨子

漂 浮

里的反感。

当然了，对我新的同屋租客苏媚，亦如斯。

自从她占了我的一间租房后，我就跟她好几天都不说话。她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我渐渐的发觉，苏媚这人很另类，衣服穿得很性感，人却冷冰冰的，做事常常是丢三落四，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，或者扣错了纽扣，要不就是搽两种唇膏，成天匆匆忙忙，神经兮兮的。

过了些日子，我才从包租婆的嘴里，断断续续的了解到，苏媚来自川西北的毛儿盖，已到深圳几年了。先前和男朋友先后在广州、珠海、佛山、江门干过商业美术，不断地跳槽，大概和我一样，还没有掘到第一桶金，才辗转沦落到深圳市，打算找一份人工高的制作电脑卡通画的工作，她在川大就是攻的这个专业。

原来，她的经历几乎和我一样蹉跎。凭这点，我虽然讨厌她，但不能当她是敌人的了。母亲从小就教导我：出门在外，好人贴十个；恶人也贴十个。

有一天，从苏媚的房间传出了她那杀猪一样难听的歌声：

“社会主义好~~

社会主义好~~

社会主义国、家人民地位高~~

想象得出，她是在用尽了全副的阶级感情来唱。但我不知道这个恐怖的美女，为什么会拣这首歌，而且用这种杀人

的声音。包租婆悄悄的告诉我：凭她的经验，肯定苏媚不是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就是被老板加薪了，又或者找到了新的男友啦。以往有这三样之一，她都会唱社会主义好的呢。

神经病！

不久，凭着经历和资历，我又找到了一份大型外企文秘的饭碗。这是一个我盼望已久的高薪岗位，它是通往中产阶级的主要道路，小车、洋房、美酒、美女，出入上流社会和高尔夫球场……都可能在通往这条道路上达到！我以我的方式兴奋着，阳光是多么的明媚，鲜花灿烂地开放，空气异常地清新！但我，绝对不像苏媚那样唱社会主义好，俗气。

我正决定穿那件华伦天奴的名牌衬衫去上班。这是我多年的积蓄，心仪留给我的唯一的财产。经验告诉我：这是一个讲究名牌的时代，有名牌在身，就算你是乞丐人家都称你爷；没名牌在身，就算你是百万富翁，人家也当你是瘪三。有一回，就是穿着它路过一家新开张的酒楼，冒冒然被当作领导或贵宾，让人家硬是拉上去给东主剪彩！世界就是这样的邪，信不信由你。

谁知翻箱倒柜过后，我才发觉它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将箱子和房间翻过来又倒过去，还是没有！正急呢，苏媚忽然鬼一样一个蹦跳，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兴高采烈的用广州话叫我说：“喂，阿边个（看看，连我的名字也没有弄清楚，只叫我阿边个——广州话称无名氏），我这一身行头漂不漂亮？合不合身？给点有建

漂 浮

设性的意见哩。”

我的天，原来我的华伦天奴，我亲爱的名牌，心仪留给我唯一的宝贝，早已穿在了苏媚的身上！我愤怒之极，可是她还没有等我发泄出来，就手舞足蹈很兴奋的说：“为我高兴吧，阿边个！我，美女苏媚，已经在一家网站应聘了一份制作网叶卡通画的工作！嘻嘻，反正我的衣服泡了一大桶，好几天都没洗，已无衣可穿了。哈哈，想不到这件行头正合我的身呢！咱们孤男寡女的都熟人啦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

我真想刮她一巴掌，怒喝道：“阿边个，你给我脱下来！”

她的脑瓜还没有转过弯来：“喂，风调雨顺的，你发什么火？”

我嚎道：“你还扮傻？这衣服，是我的！”

她笑笑说：“我知道啊，暂借用一下嘛，又不是偷。”

“你没有问过我，就是偷！”

“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用完了就还给你啦，这么小气干嘛？”

“我正要用，你脱下来！”我大声说。

“我也要，不脱！”她亦扯大了嗓门。

“脱！”

“不脱！”

“你你你 -- 还讲不讲道理？”我气得语无伦次。

“当然讲啦，不讲一早我就穿着跑啦！”

我知道今天要倒霉啦，只好悻悻骂她说：“神经病！”

谁知她想了想，不发火，反而饶有兴趣地说：“现在还有谁不神经病的呢？”

这话一出，我倒是给她呃住了。说真的，现在不神经病的人已很少了，安定片的畅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。这年头，活着，都挺不容易。特别是我们，这些四海为家的打工者，由于生存的困惑，常常的致使生命的意识，早已经十二分的淡薄了，甚至对于自己是否还活着，都是模棱两可。她这句话，虽然难听，但到底的是，充满了现实批判主义的哲理，让我听来特别的感到清醒，感到亲切！火气呢，自然也就减少了许多。

我终于挥了挥手，说：“你……穿着吧。希望你见工成功。”

“谢谢！哇噻！……”她一溜烟的就跑了，这人！

可是第二天的晚上，苏媚又莫名其妙的唱歌了，不过这次是唱国际歌，用的还是宰猪的嗓门，杀人的音量，听得出是用尽了阶级的仇恨来唱的，极尽恐怖、竭斯底里和难以忍耐：

“最可恨，那些毒蛇猛兽~~

吃尽了我们的血肉~~

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~~

鲜红的太阳照全、球~~……”

那天天很阴，云也很厚，鲜红的太阳一直没有出来，连我们这儿都照不到，还照全球呢。我正纳闷，吃尽了我们血肉的包租婆阿金姐，鬼一样又悄悄的溜进来，极神秘的告诉

漂 浮

我：肯定的，苏媚她如果不是失业、失恋，就是失意了啦；以往她如果有这三样之一，就唱国际歌的呢。你就将就将就的忍着点儿吧，时间长了，就习惯啦。哎，这靓女……

“神经病！”

我莫名其妙的嘟哝，不知道是说别人，还是说自己。

神经病的事儿还在后头。

我终于去了那家大型外企上班，薪酬不错，月底薪3500块，还有花红，年底还可以出双粮。梦想成真，终于可以朝着中产阶级的道路上迅跑了。苏媚呢，腾腾扑扑的，终于也找到了一份工，是一家杂志社的美编，听说月薪也不赖。她唱着社会主义好，高高兴兴地上班去了。日子就安定了好几天。

谁料才过了几日，头痛的事儿又发生了。

一个早上，我正起了床开门，要去如厕洗脸准备上班。忽然苏媚一边撞了过来，要跟我抢洗手间。我一看，她竟然只是穿着裤叉和乳罩！老实说，她的身材的确很美，三位绝对的标准，肤色更是出奇的亮洁，是一掐就可以出水的那种，四肢如藕，明眸皓齿……面对这么一个美人、一个三点式的有着魔鬼般身材的美人，这一刻我的眼睛愣了，心也咚咚响！

“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人啊？要不要脱光让你看个够啊，他妈的！”她一边跟我挤门，一边骂，“想不到你还这么下流！”

“你真美!”我一边跟她抢门，一边由衷的赞叹道。

“美人当道，丑角走开!”她拼力挤门。

“人权均等，我来先!”我用力抢门。

“你再抢，我叫非礼啦!”她唬道。

想想也是，这等神经质女子，真的敢叫非礼!没办法，我就让她先进了去。我在外边洗刷。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牙膏和牙刷。则头一看，天，我的那两样东西，正在被她使用着!

“你怎么用我的牙刷?”我火道。

“哎呀，用完了不就马上还给你啦!嚎什么嚎?”她像没事般说。

“还用我的牙膏!”

“小气鬼，不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嘛!”

“你没钱买我可以借给你啊!”

“没见过你这样吝啬的男人!”她一边刷牙一边数落我，
“下次我买回来时，牙刷给你用一回，牙膏让你挤一截，不就公平了嘛!”

我没差点给噎死。

不过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这些我都可以容忍;但最要命的，是她竟然把色彩缤纷的各种裤叉、乳罩、吊带衫一古脑儿全晾到我的窗口上。这些五彩缤纷的女人玩意儿，老实说，极大地影响着我的大脑神经，注意力也没办法集中。因为我要常常在家给公司开 Ot (加班)，还要进行我的第二产业 -- 文艺创作，以加快我的资本原始积累。实在看不过眼

漂 浮

了，我就小心拣着词儿，婉转的指正道：“喂，靓女，你晾衣服的时候，拜托别踩过界。”

她却笑嘻嘻说：“别假正经啦，广东佬，益你呢，就当看咸湿录象么！”

“你……你说到哪里去了！”

我正要发火，她却问：“喂，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。”

我没好气说：“本人大姓董！”

她瞪瞪眼：“你还还真牛。”

我决定不再睬她。正埋头 ot，不想她穿着一身露脐露肩装，还喷了一种很名贵的香水，失惊无神的晃进了我的房间里来，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，问我：“喂，大姓董，我的迷你裙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”我头都没抬。

“这件无吊带衫呢？”

“漂亮。”我眼都没转。

“啊哈，看来你真行哇，”她好象很失落的样子，“美色当前，竟然都不动心，哼，不是假正经就是性无能了吧！”

老实说，自从前度女友心仪离开我后，我的灵魂也就已经死掉了一半。对于声色犬马来说，已经像过眼云烟。我于是说我正忙着呢，没看我正在工作么。此时其实我的心里很是反感，尽管苏媚的确是个不错的美女，一个秀色可餐的美女。

我这副不理不睬的态度，或许是兜头淋水，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显然她感到了不堪的耻辱，但又不便发